

檀泰琪兒之死

日漢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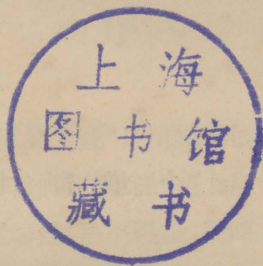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826B

檀 泰 琪 兒 之 死

田 漢 譯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29

4  
~~1608913~~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 序

譯“檀泰琪兒之死”是南國藝術學院開學後第二日，那時我們在學院的樓上以一夜之功建設了一個小劇場，真是小得很，同時也真是有趣得很，朋友們像孫師毅，左明諸君都想在這小的園地上栽出一朵大大的花來。當時會由師毅立定了我們第一次Repertoire（劇目）：

“未完成之傑作”（一幕）Stephen Phelps 作（寫善與惡之爭鬥）。

“騎馬下海的人們”（一幕）J. Sygne 作

(寫人與自然之爭鬥)。

“檀泰琪兒之死”(五幕) M. Maeterlinck  
作(寫生與死之爭鬥)。

所定這樣的劇目者因為我們想先藉這小劇場先提一提人生之大綱，我們原想再加入 Galsworthy 的“Strife”。可是那是我們有了稍大的舞台時候的話。

“未完成之傑作”已經師毅譯出過了。我們以陳凝秋君為畫師，以顧夢鶴，萬籟天兩君先後為第六號演過不少次，後來我們甚至在杭州，在南京，在廣州都給過人們很深刻而莊嚴的印象，在南京，廣州兩處唐槐秋君的第六號又實在是中國戲劇史應特筆的收穫。

“騎馬下海的人們”和“檀泰琪兒之死”雖然都經他人譯過，但因排演時，他們都苦於念不上口，所以我又很不自揣地新譯了牠們。“騎馬下

海的人們”在南國社第一次公演的劇目上不會登載過麼？但我們卻不會演過一次，這戲須得一個很好的老旦，而我們可惜沒有。左明雖想告奮勇，又發生了服裝問題，因為我是主張翻譯而不翻案 Adaptation 的，何況愛爾蘭的戲而不能多少表出 Irish mood 即愛爾蘭的地方色是沒有意思的。所以結果不會演。

“檀秦琪兒之死”，啊，這個戲我相信是一定要成功的了。我曾看過這戲優秀的演出法，我們懂得如何去製作這種象徵的背景，我們還有能音樂的朋友，我們尤其有的是優秀而適當的演員！

當時我是安排以盧女士去檀秦琪兒，左明飾老僕，這自然是對勁兒的，唐叔明女士飾妹妹，而以王素女士飾懿姊姊。王素女士當時住在善鐘路爲了這個戲每天走到西愛威斯路的學院

裏來，一來我們便開始念劇本，她坐在事務室裏我那張大書案的對面，她那種銀鈴似的神秘而和諧的聲音使我剛譯的詞兒生出新的魔力。有時她覺得這是念不順口的我便把改了，改了又念下去，念到 Climax 的地方我是在相信了，Maeterlinck 的世界一定要由她的旋律的顫音傳達到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了。

但運命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什麼好的。一種奇詭的暗淡的雲罩在她的生命的途上，她一時離開南國了。倏倏她在一年後的今日又是南國的忠實同志，她說她仍有興味來嘗試這個劇本。

至於“最後的假面”是在南國第一次公演前一週，匆匆以三井光彌之日譯為參攷譯成的。譯成後萬籟天兄每晚扶病到南國來排演。他的忠實誠懇是值得我們欽服的。他在梨園公所演此劇的第一次因為太緊張了，太用力了，舊病復發。



幾乎倒在台上。

那次我們的 Cast 是：

新聞記者……………萬穎天

小丑……………左 明

看護婦……………吳似鴻女士

醫生……………金德鄰

唐醫生……………宋小江

詩人……………唐槐秋

本劇也有人譯過，當時不曾找得所以新譯。原著收在“有生之時”(Le Bendige Stunder)“集中與持短劍的女人”(Die Frau mit dem Dolch)，“文學”(Literatur)同為四個獨幕劇。日譯近代劇大系第七冊德奧篇關於此劇之解題曰：

“假面者人生之虛偽也。人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戴着這個假面勉強度過這一生，因為若不如此他們應該更不幸。

“坎坷不遇的新聞記者，拉迭馬赫兒將死在一所暗澹的公醫院的時候偶然想到他的舊友外該斯特當時和他一樣而現在卻不可一世地誇耀着他那虛偽的世間的成功，實在使人氣憤，想叫來揭他和那舊友的妻子間的關係讓他下不去以滿足他臨終時的快味。及那詩人一來，他却心機一轉以爲世俗所謂幸不幸有什麼道理啊，人生根本就一種重的罪科。現在自己不是正要解脫這苦惱的生嗎，和那些還困在生的迷妄中的人底幸不幸有什麼關係？於是仍舊互相戴着最後的假面各向各的路道去，一個向生，一個向死。”

這解題恐怕也有些真理。我近來讀Schmitzler 的劇本頗多，我覺得我也很喜歡他起來了，雖說我的路又走的和他兩樣。

田漢於南國

5.20, 1926.

# 目 次

- 檀泰琪兒之死（比國梅特林作）……………1  
騎馬下海的人們（愛爾蘭辛格作）……………45  
最後的假面（奧國施尼滋拉作）……………71

南國社第一次公演用台本

312893

檀 泰 琪 兒 之 死

La Mort de Tintagere

—Pour Maurice Maeterlinck.

# 檀泰琪兒之死

人物：

檀泰琪兒 (Tint giles)

懿格嫻 (Ygraine)

白蘭然 (Bellangere)

阿格洛瓦 (Aglovale)

女王底三個使女

} 檀泰琪兒底姊姊

## 第一幕

〔在一個俯瞰城堡底山頂上。〕

〔懿格嫻登場，牽着檀泰琪兒底手。〕

懿 檀弟呀，你到這個島上來今晚是第一晚，恐怕有些難受罷，你聽那四面的海波已經是那樣的怒號；樹林子是那樣的悲嘆。時候已經不早了。你看那月亮不是將近要落到那遮蔽着王宮底白楊樹底後面去了嗎？……現在我們這裏也許沒有第三個人；可是到此地來的人都得各人招扶自己，好像有人在監視着我們連最小的幸福都不讓她 and 我們接近似的。有一天我在我的靈魂底深處對我自己說，——就是上帝恐怕也不會聽見；——一天我對我自己說我覺得我幾乎是很幸福了。……此外什麼也用不着了；可

是隔不了多少日子，我們年老的爸爸就死了，我們的兩個哥哥也不見了，而且誰也不能告訴我們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現在此地祇剩下我們三個人了，我和我那可憐的妹妹和你，小弟弟呀；我再也不相信將來了……來；坐在我的膝頭上，先和我親一個嘴；然後把你那小臂膀緊緊地繞着——這兒——我的脖子。……這麼一來也許他們再也沒有法子解開了。你還記得麼，你晚上要睡覺的時候，不老是我抱着你上睡房去的嗎？打那一個窗子也沒有的長廊裏過身的時候，你看着我那燈影兒不老是害怕得什麼似的嗎？今天早晨我忽然又看見了你底時候，幾乎把你姐姐底心兒嚇得跳到口裏來！……我以爲你該是無災無難地住在很遠的地方……誰教你到這里來的？

檀 姐姐，我不知道。

懿 你記得他們怎麼說的嗎？

檀 他們說我得離開那個地方。

懿 爲什麼你得離開那地方呢？

檀 他們說是女王底意思。

懿 他們說女王爲什麼要你離開那地方沒有？——我想他們一定說了許多話。

檀 我沒有聽見，姊姊。

懿 他們自己人說話底時候，說了些什麼？

檀 姊姊，他們自己說話的時候聲音放得很低。

懿 一直是低聲嗎？

檀 除了他們望着我的時候，一直是低聲，姐姐。

懿 他們一點也沒有說到女王的事嗎？

檀 懿姐，他們說誰也不會看見過她。

懿 還有那些和你同船來的人一點也沒有



說什麼嗎？

檀 他們專注意風和白帆去了，姐姐。

懿 啊！……那也是當然的，孩子呀。……

檀 上了岸之後他們撇了我全走了，姐姐。

懿 聽我說，檀弟；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全告訴你吧。……

檀 姐姐，你知道些什麼事呢？

懿 孩子呀，就是你姐姐所知道的也有限。……我和你的二姐差不多從生下來就一直住在此地，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敢去知道他的原因。……我在這個島上住了這麼些日子，也就做了這麼些日子的瞎子；而且在我看起來一切都好像很自然的……鳥兒飛了，葉子被風吹落了，薔薇花開了。……這些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了不得的大事。這一種靜寂始終支配着我們這全島，連園子裏底熟了的果子從樹上落下來，

都可以引起我們從窗子裏伸出頭來看。……而且好像誰也沒有什麼懷疑。……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知道了一定另外還有些什麼事情。……我想逃可是不能，……你懂了姐姐的話沒有？

檀 懂了，懂了，小姐姐；我什麼事都能懂得，……

懿 那麼我們別再談這些事了。……這是誰也不明白的事。……你看見了沒有，那毒蛇似的蜿蜒在地平線上的那一帶死樹林底後面，正當這山谷的底下，不是有一個城堡嗎，你看見沒有？

檀 我看見一個很黑的東西——那就是城堡嗎，懿姐姐？

懿 是的，牠是很黑的……牠座落在一團黯淡的陰影底最深處……那便是我們非去住不可的地方。……他們大可以把牠建築在那四周

圍的大山頂上，……山嶺在白天是青翠欲滴的，大家也可呼吸些新鮮的空氣。也可以望望山脚下的大海和山崖那面的平原。……可是他們却單單地要把牠建築在這個深不可測山谷底下，低到空氣都進不去。……現在這座城也快要倒坍了，可是誰也不來過問……牆壁也一天天地破裂起來：也許不久要消失在那愁雲慘霧中間去罷。……可是祇有一個“時間”所不能接觸的塔……這個塔大極了：牠的影子永遠罩在我們的屋子上面。

檀 他們在點着什麼東西，懿姊……你看，你看，那些大的紅窗！

懿 檀弟呀，那便是那塔上的窗子；塔上的窗子很多，可是看得見光的祇有那幾個：女王的寶座便在那下兒。

檀 我不會看見那女王嗎？

懿 誰也不能看見她。

懿 檀弟，站攏來些。就是一隻鳥兒，一根草也別讓牠聽見了我們的話，

檀 此地一根草也沒有，小姐姐……（片時的沉默）女王做些什麼呢？

懿 誰也不知道，我的孩子。她從沒有給人看見過，……她獨自一個人住在那塔裏面；那些伺候她的人白天裏都不出來……她年紀很老了；她是我們的母親的母親，她愛獨自一個人支配一切……她是很多疑的而且很嫉妒的，有的人還說她瘋了……她怕的是人家會要來奪她的位子；也許就因為她的這種恐怖纔把你弄到這里來。……她的命令是要實行的：可是誰也不知道是怎樣實行的……她從不曾離開過那個塔，所有的門日夜都關着……我不曾看見過她，可是多少年前，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好像有人見過

◆ 期	編 號	頁 數
341	80/8	111
登記號		4410

她。

檀 她長得很醜嗎，姐姐？

懿 據說她不好看，而且她的樣子很奇怪……可是那些看過她的人都不敢說起她。……因此誰知道她們究竟有沒有看見她呢？她有一種我們所不知道的威力，所以我們住在這地方的人一個個的靈魂上面都壓着一種可怕的重担。……可是你決不可太胆子小了，否則回頭要做惡夢；我們會守着你的，小弟弟，誰也不許來傷害你；可是你決不可離開我和我的白姐或是阿格洛瓦的傍邊走到遠的地方去。

檀 連阿格洛瓦的傍邊也不能離開嗎？姐姐？

懿 也不能離開，……他因為他是很愛我們的。……

檀 姐姐，他不是那樣年老了嗎？

懿 他是老了，可是他很賢明……他是剩下給我們的唯一個朋友；而且他知道許多歹情，……這很奇怪；爲什麼女王使你到這里來，誰也不讓知道。我不知道我心裏担些什麼……我聽說你到很遠的海外去了，我心裏又是悲哀又是歡喜。……現在呢……我真嚇了一大跳。……今天早晨我剛出去看太陽昇到山上來了沒有；就看見你站在門口……我一望就知道是你，

檀 不，不，姐姐，是我先笑呀。

懿 我笑不出來喲，……那個時候……（你總有一天要知道姐姐的意思的。……這是時候了：檀弟，海上的風一陣陣的黑起來了。……在站起來之前親親我的嘴；親一個嘴，用力地，再親一個，再親一個……你不知道人家怎樣愛你。把你那小手伸給我。……我把他放在我的手掌裏面，讓我們回到那悶沉沉的古城裏去罷。

〔他們倆退場。〕

## 第 二 幕

〔城中一室，阿格洛瓦與懿格嫻坐室中。〕

〔白蘭然入室。〕

白 檀弟弟在那里？

懿 他在這兒；說話別太響了。他在隔壁房裏睡着。他臉上的血色有點兒不好，好像是他身體不很舒服。這趟的旅行把他弄疲倦了。——他不是坐了好一些日子的海船嗎？否則便是這城裏的空氣嚇壞了他那小的靈魂。他哭着，可又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哭。我把他抱在我的膝頭上拍了好一陣；來，你去看看他，……他睡在我們的牀上，……他睡得很莊重，把一隻手攔在額頭上，就好像一個憂鬱的小王似的。

白 (忽然忍不住哭起來)姊姊!姊姊!……可憐的姊姊!……

懿 你爲什麼哭呢?

白 我不敢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我也不敢說我究竟知道些什麼,……不過我可聽見了——人家所不能聽見的事情。

懿 你聽見了些什麼?

白 方纔我正走那塔底走廊傍邊過身的時候……

懿 哦!

白 看見有一張塔門半開着。我輕輕地把牠一推……我就進去了……

懿 裏面是怎樣一個地方?

白 我從不曾見過的地方。……原來裏面還有一個點着燈的走廊;走過這個走廊便是一道低濕的街道,這街道越走越遠,好像是沒有



盡頭的，……我曉得這是不容我們再走下去的了……我心裏怕起來了，正安排要轉身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人聲，……雖說是很不容易聽清楚的小聲。……

懿 那一定是女王的使女們；據說他們住在那塔的腳下。……

白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些什麼人……那中間一定還有好幾張門；我所聽見的那些聲音就好像一個人被人家扼着咽喉的時候發出來的聲音。……我竭力地走近他們……可是依然聽不到什麼。不過我相信他們是正在議論一個今天剛到的小孩子，和一頂金冠……他們好像在笑着。

懿 他們是在笑着嗎？

白 是的，我想他們是在笑着……若不然便是在哭着，或是我不明白的別的什麼事情；因

爲人家不容易聽得清，他們的聲音是很低的。……  
……好像有許多的人在那拱圓的屋頂下面走動似的。  
……他們議論那女王想要見的小孩……他們也許今天晚上要到這兒來。……

懿 什麼？……今天晚上……

白 是的……是的……我記得他們是這樣說的……是的……

懿 他們沒有提起那小孩的名字嗎？

白 他們說一個孩子——一個很小很小的孩子……

懿 這里沒有第二個孩子。……

白 正當那時候，他們的聲稍微放高了一些，因爲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恐怕日子還沒有到……

懿 我知道那句話是什麼意思，而且他們離開那個塔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女王爲什麼

要他來的原因我十二分地明白……可是我沒有想到她會這樣的匆忙！看她怎麼來……我們有三個人，而且我們還有的是“時間”。

白 你安排怎麼樣呢？

懿 我還不知道要怎麼樣纔好，可是讓我來嚇她一嚇。你就知道發抖，你知道我怎麼辦嗎？……我告訴你罷……

白 怎麼辦呢？

懿 她休想平安無事地把他搶去。

白 可是我們是孤立無援的呀，姊姊。

懿 哦，不錯，我們是孤立無援的……我們祇有一條路可走，這條路是永不會使我們失望的！我們學從前一樣跪着等她罷。……也許她要大發慈悲的！……她的心是可以用眼淚打動的。我們得承認女王底一切的要求，那麼她一定要歡喜的；而且寬恕一切跪着的人也是她的老牌

氣……這麼許多年她在她那很大的塔裏面貪吃着我們所愛的人而從來沒有一個人敢打她的嘴巴。……她好像一塊墓石似的壓在我們的靈魂上面，誰也不敢伸一伸膀子。……當此地有男人的時候，他們也是一樣的恐怖，頭也不敢抬起來，今天該輪到女人了……我們看罷。……現在該誰勇敢地站起來的時候了。誰也不知道她的威力建立在什麼上面，我再也不高興在她那塔的影子下面過日子了，……給我走開罷，你們怎麼老是這樣發抖呢？你們既然這樣不中用就索性都替我走開，讓我獨自一個人等着她罷。

白 姐姐，我不知道要怎麼辦，不過我想和你一道等她……

阿 姑娘，我也和你一道……我的靈魂長久不得安定……你可以試試……我們也試過一次了。……

懿 你……你也試過嗎？

阿 他們全都試過……不過到了最後那一瞬間他們的力量都不濟事……你也是一樣，你馬上會知道的。……假若她命令我就在今天晚上到她那塔上去，我會束手聽命，一句話也不說，我這雙疲倦的腳會從從容容地走上那台階，雖說我十分知道，誰也不會張着眼睛依舊從那塔上走下來的。我沒有剩下一點和她反抗的勇氣了。……我的手是不中用的，敵誰也敵不過……我們要沒比這些還要強的手，而且就有也沒有用。不過你還沒有失掉希望，我來幫你罷。……把門關上，姑娘……叫醒檀秦琪，露出你那小臂膀把他緊緊抱着放在你的膝頭上……此外也沒有別的防禦的法子了。……

### 第 三 幕

〔同一室。〕

〔懿格嫻與阿格洛瓦。〕

懿 我把所有的門都看過了。一共有四扇門。我們可以守着那扇大的……其餘的兩扇，又低又重，再也不會開過。鎖匙老早就失落了，門上的鐵門也吃進牆壁中間去了。幫我把這扇門關了；牠比城門還要重……牠厚顏得很；就是雷也打不進去。……

阿（去坐在門坎上）我來坐在這個門坎上，把寶劍擱在膝頭上罷……我想我坐在這裡等着守着的事也不止一次了，孩子，人有時候可以不懂得他所記憶的一切。……這樣的事我以前都做過，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可是我從不敢拔

出劍來……現在呢：寶劍依然擺在我的面前，我的兩膀却沒有氣力了；不過我想試試，這好像是人類自衛的時候到了，即算他們不懂得什麼緣故，……

〔白蘭然，抱着檀泰琪兒由鄰室出來。〕

白 他醒了……

懿 他臉上沒有血色……他有些什麼不舒服？

白 我不知道……他一句話也不說，……他祇是哭着。

懿 檀弟呀……

白 他望着那面去了。

懿 他好像不認識我似的……檀弟呀，你知道你在那里嗎？——你的姐姐在這裡和你說話呀……你呆呆地望着什麼？——望這邊，……來，你姐姐陪你頑，……

檀 不……不……

懿 你不想頑嗎？

檀 我走不動啊，大姐姐……

懿 你走不動？……來，來，你怎麼了？——

你什麼地方痛嗎？……

檀 是啊……

懿 告訴我，那里痛，檀弟，我替你醫。……

檀 我說不出，大姐姐……全身都痛……

懿 ……你知道大姐的臂膀比二姐的要軟些，我來抱你，你就要覺得好得多了……把他給我，白妹……把他放在我的膝頭上，就不會痛的……你看，不是嗎？……你的兩個大姐姐都在這里……她們在你的傍邊……我們要守着你，什麼邪神惡煞也不讓他近你，……

檀 來了，姐姐——爲什麼不點燈呢，姐姐？



懿 有燈呀，孩子！……你看那橡皮上垂下來的不是燈嗎？

檀 是的，是的……這燈太小了……沒有別的燈了嗎？

懿 爲什麼還要別的燈？我們得看見的東西不是都看見嗎？

檀 啊！……

懿 哦呀！你的眼睛都凹下去了……

檀 你的眼睛也凹下去了，懿姐姐……

懿 我今天早晨并不曾注意這點……剛纔在你的眼睛中間看見……我們不能十分知道靈魂所以爲看見的……

檀 我不曾見過靈魂，懿姐姐……可是阿格洛瓦爲什麼坐在門坎上呢？

懿 他在那里休息一會子……他想要在睡覺以前吻你一吻。……他等着你起來哩。……

檀 攔在他那膝頭上的是什麼東西呢？

懿 他那膝頭上？他的膝頭上什麼也沒有呀。……

檀 有，有，有什麼東西……

阿 孩子，什麼也沒有……我正在看着我的古劍；我幾乎不認得牠了……牠服事過我多少年了，可是我老早就不信用牠了，我想牠快要折了……這裡，正當這劍柄的傍邊，有一塊小癢……我從前注意到這劍光一天天暗淡起來了的時候，我問過我自己……那時候我是怎樣問我自己的我也忘記了。……今天我的靈魂非常沉鬱。……這要怎麼樣纔好呢？人非得活等待不可預知的事情。……然後還得好像照他們所希望的做去。……有多少這樣的淒涼的晚上當我們這些無用的生命口裏嘗着辛酸，而且我們幾乎想閉上眼睛……已經是夜深了，我也疲倦了。

.....

檀 他有許多傷痕啊，懿姐姐。

懿 在那里？

檀 他的額頭上和手上都有傷痕……

阿 這些都是舊傷，我一點也不覺着痛了，  
孩子……今天晚上一定是燈光照着這些傷痕上  
面了。……你從前沒有看見過嗎？

檀 他的樣子很憂愁，懿姐姐……

懿 不，不，他併不是憂愁，不過是很疲倦。

.....

檀 懿姐姐，你也是很憂愁，……

懿 那有的事，那有的事；你瞧我罷，我笑  
着哩……

檀 二姐姐也是一樣……

懿 不，她也是在那里笑……

檀 不，那不是笑……我知道……

懿 來，親我的嘴，想一想傍的事……（她吻他）

檀 我想什麼好呢，懿姐姐？——姐姐你的親嘴爲什麼那樣痛呢？

懿 很痛嗎？

檀 是的……我不知道爲什麼聽得你的心跳，懿姐姐……

懿 你聽得我心跳嗎？

檀 啊，啊！跳得厲害，就好像……

懿 像什麼？

檀 我不知道，懿姐姐。

懿 你別這樣無故地驚惶，也別說這樣啞謎以的話了……哦呀！你的眼睛裏面滿是眼淚……你爲什麼不幸福呢？哦呀，現在我聽得你的心臟跳着了……兩個人抱得這樣緊的時候是常常聽得心跳的。這便是心在談論舌頭所不能知

道的事情底時候。……

檀 我以前什麼也不會聽見。……

懿 那是因為……哦呀，你的心！……這是怎麼回事！牠快要破了！……

檀 （哭着）懿姐姐！懿姐姐！

懿 怎麼啦？

檀 我聽見了……他們……他們來了！

懿 誰？誰來了？……有什麼事情？……

檀 門！門！他們在那里了！……（他望後倒在

懿姊的膝頭上）

懿 有什麼事？……哦呀，他……他暈過去了。

白 留心……留心……別讓他倒下來了……

…

阿 （陡然起立，執劍在手。）我也聽見了……走廊裏有腳步聲。

懿 啊!……

[一瞬間的靜默——他們都在傾聽。]

阿 是，我聽見……她們有一羣的人……

懿 一羣……一羣……怎樣的一羣?

阿 我不知道……剛聽見又不聽見了……  
他們走路和別的生物不一樣，不過他們可來了  
……他們觸着門了。……

懿 (把檀泰琪緊抱在手裏) 檀弟!……檀弟!……

……

白 (擁抱着他) 讓我也來! 讓我來!……檀弟!

阿 他們在推着門了……聽……別呼吸……  
……他們在小聲兒說着什麼了。……(聽得有人把鑰匙套進鎖孔中猛開着)

懿 他們有鑰匙!

阿 是，……是……我早知道他們有鑰匙

……等着……（高舉其劍，站在最後一級的台階上。對兩姊妹說。）來！你們兩個都來！……

〔一時沈默，門慢慢地張開。阿格洛瓦舉起劍狂亂地向門開處劈去，劍尖刺入門縫裏……劍受着門的靜默的壓迫，乒地一聲折斷了，斷鋼鏗然滾落在台階下面。懿跳起來，手裏抱着檀泰琪，他已經暈去了。還有她，白蘭然，和阿格洛瓦，竭力想闔住那張門，可是枉然，那扇門依然慢慢地張開，雖說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聽見，僅有一線冷而靜的光射進房裏來。這時檀泰琪，忽然伸動他的肢體，恢復意識，發出一聲很長的蘇生的哭聲，遮着他的姐姐。——正當這一瞬間那門已沒有人抵抗了，乓然一聲回到原來的位罝，他們來不及止住他。〕

懿 檀弟！（他們驚異之餘互相望着）

阿 （在門口等着）我現在什麼也不聽見了……

……

懿 （大喜欲狂）檀弟！檀弟！你瞧！瞧！……他有了命了！……瞧他的眼睛……可以看見藍色

了……他安排說話了……他們看見我們都守着他……他們可沒有敢下手……親親我們！……喂，親親我們！……親親我們！……大家！大家！親到我們靈魂的深處！……

〔四個人互相抱着，他們的眼睛都充滿着眼淚。〕

## 第 四 幕

〔前幕那房子前面的走廊。〕

〔女王底三個侍女登場。她們都蒙着面紗，他們的長的黑袍垂在地下。〕

第一侍女 (在門口聽) 他們守着哩……

第二侍女 我們不必等了……

第三侍女 她主張我們靜悄悄地做……

第一侍女 我知道他們一定都睡熟了……

第二侍女 快！……開門……



第三侍女 這是時候了……

第一侍女 你們在那里等着……讓我一個人進去。用不着我們三個人……

第二侍女 不錯；他很小……

第三侍女 你得留心他那大姐姐……

第二侍女 別忘了女王說不許讓他們知道

……

第一侍女 不要緊；誰也不會聽見我們的脚步聲……

第二侍女 那麼你進去罷；這是時候了。

(第一侍女很留心地把門推開，走到房子裏去) 已經是半夜了

……

第三侍女 啊！……

[一會兒的沈默，第一侍女從房子裏出來。]

第二侍女 他在那兒？

第一侍女 他睡在他的兩個姊姊的中間。

他的臂膀繞着她們的脖子；她們的臂膀也緊緊地抱着他……我一個人可幹不了……

第二侍女 我來幫你罷……

第三侍女 好，你們倆進去罷……我在這里守着……

第一侍女 要留心；他們好像知道了……他們三個人都和惡夢爭鬥着……（兩侍女入室）

第三侍女 人常常知道；可是他們併不了解……

〔一會兒的沈默，第一第二兩侍女依然由房子裏出來。〕

第三侍女 行了嗎？

第二侍女 你也得來……我們倆不能夠分開他們，……

第一侍女 我們把她們的臂膀一解開，她們又把那小孩抱住了……

第二侍女 那小孩也越睡越挨近她們……

第一侍女 他把他的額頭放在他大姊的胸口上睡着。……

第二侍女 他的頭隨着她的心一上一下。  
……

第一侍女 我們恐怕沒有法解開他那雙手  
……

第二侍女 他那雙手插到他兩個姊姊的頭髮底下下去了……

第一侍女 他那小牙齒還含着一把黃金色的鬚髮……

第二侍女 我們得剪斷那大姊的頭髮。

第一侍女 我想，另一個姊姊的也得剪斷  
……

第二侍女 你那剪刀帶來了沒有？

第三侍女 帶來了……

第一侍女 快來；他們動起來了……

第二侍女 他們的胸和他們的眼蓋在一道鼓動……

第一侍女 是的；我看見那大姊姊的藍眼睛一下……

第二侍女 她望着我們可沒有看見我們……

第一侍女 要是誰觸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另外的那兩個就抖起來……

第二侍女 他們拚命地想掙扎，可是他們不能動彈……

第一侍女 那大姊姊想喊出來可是不能……

第二侍女 快來；他們好像知道了……

第三侍女 那年紀老的人在那里？

第一侍女 他睡着了——離開着他們。

第二侍女 他把他的額頭靠在劍柄上睡了。

第一侍女 他什麼也不知道；連夢也沒有做……

第三侍女 來，來，我們得趕快……

第一侍女 你一定會知道要分開他們的手足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侍女 他們就好像落了水的人似的互相抓着……

第三侍女 來，來……

[她們進房去了。這沉默僅被爲睡眠所伴隨的嘆息和痛苦底低呻所破。不一刻那三個侍女倉皇地由那黑暗的房子裏逃出來。有一個侍女手中抱着熟睡中的檀泰琪。他那在睡眠中緊攥着的小手和他那因痛苦而緊閉着的口裏都垂下一股由他的姊妹們的頭上剪下來潤澤的金髮直至地下。侍女們倉皇遁去。接着是完全的靜寂；但他們剛到廊端檀泰琪便醒來了。舉一種激烈的痛苦底蹄聲。]

檀 (從廊端) 啊！……

〔依然是沉寂，於是在鄰室中聽得那兩姊妹不停的跑動聲。〕

懿 (在室中) 檀泰琪！他在那里？

白 他不在這裡了……

懿 (以悲痛漸加的調子) 檀弟！……燈，燈，……快點燈！

白 是……是……

〔一會兒看見懿格蘭捧着燈由房子裏出來。〕

懿 哦呀，門開了！

檀泰琪的聲音 (在幾乎聽不見的距離) 懿姐姐！

懿 他叫我！……他叫我！……檀弟！檀弟！……  
…… (她奔到走廊裏去。白想跟她去，但倒在門限上暈過去了。)

## 第五幕

〔陰暗的圓屋頂底下的大鐵門之前。〕

〔戴格蘭玉容憔悴，雲髮蓬亂，持燈登場。〕

懿（狂亂地前後瞻顧）他們沒有跟着我來！……白妹！白妹！……阿格洛瓦！……他們到那里去了？——他們說他們愛他可是他們讓我獨自一個！……檀弟！……檀弟！……哦呀！我記得了……我爬了無數的台階，在那大而無情的牆壁中間，我的心告我再也不會活了……這些屋頂好像要動似的……（她靠着搖頭）我要跌了……咳！咳！我的可憐的生命！我可以感覺牠了……牠在我的嘴唇上抖着——牠要離開我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我什麼也不會看見，什麼也不會聽見……啊，這種寂靜！……任沿着那一級台階，那一板牆壁都落着這些黃金似的鬚髮：我是照着這些黃金似的頭髮尋來，我把頭髮檢起……咳！咳！這頭髮是多麼美麗！……小孩子……小孩子……我说了些什麼？我記得了……

……我不相信……當我們睡了的時候……一切不緊要的不可能的事都……我想着什麼？……我不知道……祇要一醒來，那麼……總而言之；——對哪，總而言之——我一定要把這事情想清楚……有的人這樣說，有的人那樣說；可是靈魂的路，是大兩樣的，一旦那鎖鍊解脫了的時侯，可知人們所不知道的事多着呢……我拿着小燈到這兒來的……雖說台階有風也沒有把牠吹滅……那麼，人們應該怎麼樣想纔好呢？世間上有多少不明白的事情……我想一定有知道這些事的人；可是他們爲什麼不說呢？（她環視身側）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切……爬上這樣高的地方也很不容易——這都是不許的……此地多冷……而且多黑暗到使人不敢呼吸……他們說這種暗淡的陰影中間有毒……那扇門看去多可怕……（她走到門邊以手觸之）啊！這門多冰人



……這是扇鐵門……很結實的鐵門——而且沒有鎖……他們怎麼能開呢？我也沒有看見門鉸……我想是吃進牆壁中間去了吧……這是我們所能到的最高一層了……再也沒有台階了。（忽聞裏面發出可怕的叫聲）噯呀！……這門縫中間還挾着金色的頭髮！檀弟！檀弟！……我剛聽得關門的聲音……我記得了！我記得了！……一定是的！（她用手和脚狂亂地打門）啊，鬼！鬼！這一下被我尋着了！……你聽！我呪你！我呪你我還要唾你！（門那邊聽得有微弱的叩門聲。如是那門縫中透出檀秦琪的微弱的呼聲。“懿姐姐，懿姐姐。”）

懿 檀弟！……什麼！……什麼！……檀弟呀！是你嗎？

檀 快，開門，開門！……她在這里！……

懿 啊！啊！……誰？檀弟，我的小小弟弟……你聽見我的說話麼？……什麼呀？……怎麼樣

了？……檀弟！……他們把你怎樣了？……你在什麼地方？……你在那里嗎？……

檀 懿姐姐，懿姐姐！……替我開開門——若不然我要死了……

懿 我來試試——等一等，……我來開，我來開。……

檀 可是你不明白！……懿姊姊！……我們一刻子也不能耽擱！……她想捉我回去！……我打她，打她……我跑了……快，快，她來了！

懿 是，是，……她在哪里？

檀 我什麼也不看見……我祇聽見……哦呀，我怕，懿姐姐，我怕……快，快！……快，開門！……做好事呀，懿姐姐！

懿 （很耽心地沿着門摸去）我一定能尋得到……等一會兒……等一分鐘……一秒鐘……

檀 我不能等了，懿姐姐……我可以聽得

她向我吐氣了！……

懿 這不要緊，檀弟，我的小小弟弟；別害怕……咳，我怎樣纔能看見你……

檀 啊，你可以看見——我從這裡可以看見你的燈……你那里很亮，懿姐姐……我這裡什麼也看不見，……

懿 你看見我麼，檀弟？你怎麼能看見？門上一點兒縫也沒有……

檀 有，有，有一個縫；可是小得厲害！……

懿 在那一邊？在這裡嗎？……告訴我，告訴我……或者是那邊嗎？

檀 在這裡……聽，聽！……我在這裡敲着……

懿 這裡？

檀 還要高一點……可是小得很！……針也通不過！……

懿 別怕，我在這裡……

檀 啊，我知道，懿姐姐！……拉！拉！你得拉呀！她來了！……祇要你能夠拉開一點兒，……一點點……我的身體不是小得很嗎！

懿 我的指甲都破了，檀弟呀……我拉也拉過了，推也推過了。我儘我的氣力，儘我的氣力，打也打過了！（她又打起來，而且搖撼這扇嚴重的門。）我有兩個指頭都麻木了。……你別哭……這門是鐵的呀。……

檀（失望的嗚咽）你就沒有帶一樣開門的東西嗎，懿姐姐？一樣也沒有嗎，一樣也沒有嗎？……我可以鑽出來……我的個兒這麼小，這麼一點點兒大……你不是知道我的個兒多麼小嗎？……

懿 我祇有一盞燈，檀弟呀！……你看！你看！（她用那土製的燈朝着那扇門接連打去，觸門即破，碎片落

在地上)啊!……一切都黑了!……檀弟，你在那兒?……喂!聽我說，聽我說!你不能從裏面開開嗎?……

檀 不能，不能;這裏什麼也沒有……我什麼也完全摸不着……門縫裏的光再也看不見了……

懿 怎麼樣了，檀弟?……我一點也聽不見你的聲音了……

檀 小姐姐，懿姐姐，現在是太遲了。……

懿 爲什麼呢，檀弟?……你到那里去?

檀 她來了!……噯呀，我是這麼弱小。懿姐姐，懿姐姐……她觸着我了!……

懿 是誰?……誰?……

檀 我不知道……我一點也看不見……不過現在太遲了……她，她要來捉我的喉嚨了……她的手到了我的喉嚨了……噯喲，噯喲，懿姐

姐快來救我呀！……

懿 來了，來了……

檀 這麼漆黑的……

懿 你掙呀——打呀——把她撕碎呀！……  
……別怕……等一會兒！……有我在這裏……檀  
弟！檀弟！答應我呀！……救命呀！！你在那兒？……  
……我來幫你……親我……隔着門……這裏——  
這裏！

檀 (很微弱地) 這裏……這裏……懿姐姐……  
……

懿 我在這個地方親你，你知道嗎？親一  
個，再一個！

檀 (更微弱地) 我也在這里親你——這裏……  
……懿姐姐！懿姐姐！……啊！(鐵門裏面聞一小身體倒  
下之聲)

懿 檀弟弟！……檀泰琪！……你怎麼樣

了？……把弟弟還給我，把弟弟還給我！……大慈大悲的女王，請您把弟弟還給我！……我什麼也不聽見……您把他怎麼樣了？……我想您不會傷害他罷。……他不過一個小孩……他不能抵抗誰……您瞧，您瞧！……我併沒有惡意……我跪在這裡……把他還給我們，我求您……這不單是爲着我們，您是很明白的……任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您知道我併沒有懷什麼歹念……我合着掌在這裡求你……我錯了……我再也不那麼想了，您知道……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失掉了……您可以用別的方法責罰我……還有多少的方法可以使我更加痛苦。……您若是要我受痛苦的時候……是不是？可是這可憐的小孩不會做過一點不好的事情……我所說的恐怕不對……您得原諒我知識不夠……我知道您是再好沒有的，……我相信饒恕他的時候到了！……

……他是那麼年輕，那麼美麗，而且他的個兒那麼小！您要知道那是萬萬不行的！……他把他那小臂膀繞着您的脖子：把他那小嘴放在您的嘴上；就是上帝也不能不可憐他……您一定肯開門的，是不是？我的要求很不大。……我祇要見他一面，僅僅見他一面……我忘記了……您該明白了罷。……我再也不能等了。……祇要您開開一點點兒，他就可以出來……這併不難呀。……（一種長的無情的靜寂）……惡鬼！……惡鬼！……不得好報的！墮地獄的！……我唾罵你！

〔她眼沉下去繼續細聲地嗚咽，她的兩臂向鐵門張着，在那暗黑中。〕

(完)



騎馬下海的人們

Rider's to the Sea

——John M. Synge

## 騎馬下海的人們

### 人物：

穆利亞 (Maurya)——老婦

巴特萊 (Bartley)——她的兒子

嘉特璘 (Cathleen)——她的長女

娜拉 (Nora)——她的次女

男人女人多名

### 背景：

愛爾蘭西部一孤島。

〔村莊人家的廚房，內有網具，油布，紡車，靠壁上還放着幾塊新的木板，等。〕

〔嘉特璘。一年約二十的女子，剛做好了點心，把牠擱在火邊的烘爐裏；然後把手揩乾淨坐在紡車前開始紡紗。〕

〔娜拉，一年輕的姑娘，從門縫裏伸進頭來張望。〕

娜（低聲）她老人家到那里去了？

嘉 睡了，咳，要是睡得着的時候也許就睡着了。

〔娜拉輕輕走進，從她的圍巾下取出一包東西來。〕

嘉（急搖紡車）你那是什麼東西？

娜 是那年輕的牧師給帶來的。一件襯衣，一隻襪子，據說是從一個死在東涅歌耳（Donnegal）底死人身上脫下來的哩。

〔嘉特璘急停紡車，屈身傾聽。〕

娜 回頭趁媽媽又到海邊去望的時候，我們來看看這些東西是不是彌凱耳哥哥的。

嘉 那怎麼會是彌凱耳的呢，娜拉？他怎麼會跑到那樣遠的北邊去呢？

娜 那年輕的牧師說他是見過這同樣的事情的。他說：“假若這些東西是彌凱耳的，你可以告訴你媽，說他託上帝的福，已經好好地安葬了，假若這不是彌凱耳的，那就誰也別提起這些，因為恐怕她會哭死哩。”

[給娜拉半掩了的門被一口狂風吹開了。]

嘉 （很耽心地望着門外）你拜託過他沒有，他肯不肯阻止巴特萊叫他今天別上郭爾圍去趕馬市呢？

娜 他說：“我並不阻止他，不過你們也別那麼胆小。一來你母親也會通晚替他禱告，二來全能的上帝也決不會讓你媽孤孤單單的，連一個兒子也不剩給她的。”

嘉 白巖那面的海面上風浪大不大，娜拉？

娜 還好，不十分大。不過西邊響得很厲害，要是潮頭掉到逆風的時候，可就更了不得了。（她擎着包裹走到桌邊）現在就打開來看，好不好？

嘉 我們看的時候也許媽媽要醒來的，也許我們還沒有看清楚。她老人家就進來了呢。（走到桌邊）我們恐怕要費很長的時間，而且我們倆都要哭起來呢。

娜 （走到內室門聽）她老人家在牀上動着。快要出來了。

嘉 快給梯子我，我把這個包藏在炭樓裏去，那麼她老人家決不會曉得的。等到潮頭轉了的時候。也許他老人家要到海邊去看彌凱爾的屍體是不是由東方漂來了。

〔他們把梯子搭在棚簷上；嘉特隣走上幾步，把包裹藏在炭樓裏。〕

【穆利亞從內室走出來。】

穆 （仰望着嘉特璘不平地說）爐裏的炭不夠燒到晚上嗎？

嘉 竈上還有剛焙的點心，（丟下炭來）回頭潮頭轉了，巴特萊上康列巴拉去的時候就得用呢。

【娜拉檢起炭攔在烘爐四周。】

穆 （坐在爐邊一條小櫬上）西南風吹得厲害他今天是不會去的。並且那年輕的牧師也一定會阻止他，他今天決不會去。

娜 娘呀，他不會阻止他的，並且我聽得易孟西門，斯泰芬斐迭，可崙商說他要去的。

穆 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娜 他到海邊去了。他去打聽這個禮拜另外還有沒有船開，我想他一會兒就要回來的，因為潮頭已轉到青崖那邊，打漁的帆船都從東方回來了。

嘉 (傾聽) 我聽得有誰打那大石頭旁邊走過哩。

娜 他回來了,而且走得很快。

巴 (走進來環視廚房;很憂鬱而且很沉靜地說,) 嘉特璘!我從康列馬拉買來的那根新繩子在那里?

嘉 (從梯上下來) 拏那繩子給他罷, 娜拉;那掛在白板子傍邊的釘上的。我今天早上把牠掛起的,因為那隻黑脚豬咬着牠呢。

娜 (給他一根繩子) 是這根嗎,哥哥?

穆 巴特萊,我看你最好依然把那根繩子掛在板子傍邊。(巴特萊接繩)我告訴你罷,假若彌凱爾的屍首在明天早晨,或是後天早晨,或是這個禮拜的那一天早晨漂上岸來的時候,就用着牠了。因為靠上帝的福,我們得深深地替他做一個墳哩。

巴 (拿繩子做起什麼來) 我要騎那匹母馬到海

邊去沒有韁繩，可是我立刻就得上。這兩禮拜甚至於兩個多禮拜之間就祇有這一條船開，而且海邊的人都說，這一趟的市口馬的生意一定很旺。

穆 假若屍體打上來了沒有一個男人做棺材的時候，他們海邊的人要說閑話的。而且我不是出了很貴的價錢好容易纔叫你從康列馬拉買來這些上等白木板子嗎？(迴顧木板)

巴 這個九天中間我們那一天不去看，可是這幾天老是發着很強的西南風，那屍體怎麼會漂得上來呢？

穆 卽算找不着那屍體，可是你看海裏風又很大，昨晚月亮那邊又有一顆不吉利的星，卽算你賺了一百匹馬，或是一千匹馬，可是我祇剩下一個兒子了，一千匹馬的價錢比起一個兒子來算得了什麼呢？



巴 (一面做繩，向嘉。)你每天下去看看，別讓羊跳到麥田裏去了，假若豬販子來了你可以把那隻黑脚的豬賣掉，祇要是價錢好的時候。

穆 像她這樣的女孩子怎麼能把豬討得個好價錢呢？

巴 (對嘉)假若西風一直發到月亮不見了的那一天，那麼你同娜拉去再撈起一堆海藻來燒灰。從今天起家裏祇有一個男子做工，我們就要艱難得多了。

穆 你要是也同別的人一樣淹死了的時候我們纔難辦呢。丟下我同這些女孩子們怎麼過活，何況我又是個快要找尋墳墓的老年人呢？

[巴特萊放下繩，脫下舊的外衣，穿上一件和這件一樣的法蘭絨的更新的外衣。]

巴 (對娜拉)船到了碼頭嗎？

娜 (賊外面)船正走過那青崖，在下風篷了。

巴 (拿好錢包和烟艸)到海邊去要半點鐘。隔兩三天我就回來了，風大的時候也許要四天纔得回來。

穆 (轉向火爐，把圍巾蒙着頭。)你真是個又執拗又忍心的東西，老人家說的話你一句也不聽，我不是那樣叫你別到海邊裏去嗎？

嘉 到海上去正是少年人的生命，誰要聽一個老年人那樣的重三倒四的話呢？

巴 (拿起韁繩)現在我得趕快去了。我要騎那匹紅的母馬，把那匹灰色的小馬帶在後面，好，你們保重了。(他出去了)

穆 (他還沒有出門的時候，她就哭得起來了。)他去了。上帝啊，我們再也看不見他了。他去了，天一黑，我在這世界上就會沒有一個兒子了。

嘉 娘爲什麼不對他也說句把吉利的話，哥哥出門的時候不是回頭望着我們嗎？我們一

家人已經夠難過了，他走的時候你老人家又何必再用那種不吉利的話送他，還叫他耳朵裏留着難聽的話呢？

〔穆利亞頭也不回舉起火筍來無目的地撥着火。〕

娜（轉向她）你老人家把烘點心的炭都給撥開了。

嘉（哭出來）天哪，娜拉，我們忘記給他餅了。

〔她走到火旁。〕

娜 他今天得走到晚上，可要餓壞，他從太陽出來起一直沒有吃過一點東西。

嘉（從爐裏取出點心）他一定要餓壞的。家裏有了一個說話像念經似的老太婆，誰都要把腦筋弄昏的。

〔穆利亞坐在小橛子上搖着。〕

嘉（切了幾塊麵包用布包好，給穆利亞。）娘，你老

人家趕快拿到泉水那邊去等，等他過身的時候你交給他。那時你可以看見他，剛纔說的那些不吉利的話就不靈了，並且你可以對他說：“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那麼一來他心裏也舒服得多了。

穆（拿起麵包）我能趕得上他嗎？

嘉 你若是現在快些去。

穆（搖搖地站起來）我實在難於走路。

嘉（擔心地望着她）娜拉，把那根杖棍給她罷，要不然她走過那大石頭傍邊也許要跌跤的。

娜 那一根杖棍？

嘉 彌凱爾從康列馬拉帶來的那根杖棍。

穆（接過娜拉給他的杖棍）世界上總是老年人遺下東西給他們子孫的，祇有這個地方不同，却是年輕的人留下東西給老年人。

[她慢慢走出。娜拉走到梯邊。]

嘉 等一等，娜拉，也許她一會兒就回來了。可憐，她是那樣的悲痛，她要知道了可不知道要怎麼樣呢。

娜 她轉過那小樹堆子沒有？

嘉 （望外面）轉過了。快把他丟下來，因為誰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從那里轉出呢。

娜 （從樓上拿起包裹）年輕的牧師說他明天要打這兒走過的，假若這真是彌凱爾的我們得到海邊去對他說。

嘉 （接着包裹）他說過這些東西是怎樣尋着的沒有？

娜 （一面走下來）他說：“有兩個人在鷄叫以前划着一船私造的威士忌酒，通過北邊的那黑岩的時候，有一個人的槳撞着那屍體。”

嘉 （要打開那包裹）拿一把小刀子給我，娜拉；這繩子給海水泡爛了，並且上面有一個死結，搭

你解一個禮拜也解不開。

娜 (給他一把刀)我聽說到東內格爾很遠，

嘉 (割着繩子) 對呀。前些日子有一個人，——就是賣這把小刀給我們的——他說假若你由岩石那邊動身往東內格爾去，得走七天呢。

娜 假若是漂上去的，不知道又要費多少時候呢？

[嘉特麟打開包裹取出一隻襪子，姊妹倆很注意地看。]

嘉 (低聲) 噯呀，娜拉，怎麼得了！說不定這些東西真是他的呢。

娜 我把掛在壁上的他的襯衫拿來比一比，看是不是一樣的佛蘭絨。(她望着掛在屋角的那些衣衫。) 姊姊，那件沒有，到那里去了？

嘉 我想一定是巴特萊今天早晨穿去了，因為他自己那件襯衫給海水浸透了。(指屋角) 那里有一隻袖子是一樣的材料的。把那個給我就

可以曉得了。

[娜拉拿袖子來給她，她們倆比那法蘭絨。]

嘉 這是一樣的材料 娜拉；不過即算是一樣的材料，這種料子在格爾園的店子裏不也有的是嗎？而且彌凱爾可以穿這樣襯衫別的許多男人就不可以穿嗎？

娜 (正拿起襪子在數針數，哭起來。) 這是彌凱爾的 姊姊，這是彌凱爾的；上帝保佑他的靈魂，噯呀，娘要知道了可會怎麼說，海上的巴特萊哥哥要知道了……？

嘉 (拿起襪子) 這是一隻平打的襪子呀。

娜 這是我所打的第三雙底第二隻，我開手打六十針，後來減了四針。

嘉 (數針數) 不錯是五十六針。(哭起來) 噯呀，娜拉，你想他漂到那們遠的北邊，除了那在海面上飛行的黑魔以外，誰也沒有人哭他。這不是

很傷心的事嗎？

娜（掉轉來，伸出兩手伏在衣服上。）你看那樣一個盪槳的名人，打漁的好手，現在僅僅祇剩下一件舊襯衫，一隻平打的襪子，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呀。

嘉（隔一會）不是娘回來了嗎，娜拉？好像路上有人走着呢。

娜（望外邊）姊姊，是她老人家。她快到門口了。

嘉 趁她老人家沒有進來快把這些東西收起。她對巴特萊說過了祝福的話之後也許心裏要舒服些。總歸在巴特萊航海的期間我們別讓她老人家知道我們聽見了什麼吧。

娜（帶着嘉特璘收起包裹）我們把牠藏在這個角上罷。

（他們把牠藏在烟通角上的一個洞裏。嘉特璘走回到紡車



那裏去。]

娜 她看得出我在哭着嗎？

嘉 你把背朝着門，那麼太陽便照不着你。

[娜拉坐在烟囪角上把背朝着門。]

[穆利亞徐徐進來，並不望她的女兒們，走到火爐那邊的他的櫈子上去。麵包的包裹仍舊在她的手裏。女兒們互相望着，娜拉指着麵包的包裹。]

嘉 (紡了紗之後)你一塊麪包也沒有給他嗎？

[穆利亞不顧，輕輕地哭起來。]

嘉 你看見他騎馬過去沒有？

[穆利亞繼續泣着。]

嘉 (有點不耐煩)娘啊；你與其那樣哭着那已經過去的事情何不乾脆地把你剛纔看見的事情告訴我們呢？你老人家到底看見巴特萊沒有？

穆 (低聲)從此以後我的心可碎了。

嘉 你到底看見巴特萊沒有？

穆 我看見一樁可怕極了的事。

嘉 (離開紡車望着外面) 你看；她騎着那匹母馬正走過那綠崖，那匹灰色的小馬跟在後面。

穆 (吃驚，因此她的圍巾由頭上墜下來，露出她那蓬亂的白髮；她用一種驚顫的聲調。) 跟在後面的灰色的小馬……

嘉 (走到爐邊) 你老人家到底看見什麼呢？

穆 自從新娘子戴拉看見死人手裏抱着小孩以來誰也沒有看見比我所看見的再可怕的東西。

嘉娜兩人 (同時) 啊！

[她們急踉到爐傍她母親的前面。]

娜 告訴我們你老人家看見了什麼東西。

穆 我走到泉水井邊，站在那里暗暗地做了一回禱告。於是巴特萊來了，騎着紅色的母馬，後面帶着那匹灰色的小馬。(她張着兩手像不要

看見什麼東西似的)耶穌保佑我們,娜拉!

嘉 娘看見了什麼?

穆 我看見彌凱爾了。

嘉 (輕輕地說)娘啊,你沒有看見他;你所看見的不是彌凱爾,因為他的屍體已經在很遠的北邊找着了,並且託上帝的福他已經好好地埋葬了。

穆 (稍帶反抗)我剛纔還看見他騎着馬跑着。巴特萊騎着紅馬在前面走;我正安排對他說“一路平安”,可是好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了我的喉似的,說不出話來。他忽忽忙忙地走過;而且對我說:“你老人家保重”,可是我一句也沒有說。我哭着瞧那匹灰色小馬時,你們彌凱爾哥哥可不騎在那上面嗎?——身上穿着新衣,腳上穿着新靴子。

嘉 (哭起來)從今以後我們怎麼得了,真是

怎麼得了。

娜 那年輕的牧師不說全能的上帝決不讓她孤苦到連一個兒子也不剩給她嗎？

穆（低而清晰之聲）他那樣的人，怎麼懂得海裏的事。……巴特萊這時候恐怕已經不在人世了，你們快去叫伊蒙來替我把這幾塊白木板子做一副好好的棺材，因為把他們死了我也不願意活了。在這屋子裏我有過一個丈夫，一個公公，和六個小孩——六個很漂亮的男子，雖說生他們，養育他們六個人沒有一個是很容易的，——他們有的找着了屍首，有的沒有找着，可是他們現在都不在了，一個一個地全都死了。……史迭芬和尚困死在暴風中間，後來在舍口的格利歌梨灣找着了屍首，把兩個人放在一塊板子上抬起回來，而且是由那個門口抬進來的。

〔她停了一會，兩個女兒好像由半開在她們後面的門外聽

得什麼聲音，驚起。」

娜（細語的調子）姊姊，你聽見沒有？聽見東北方的鬧聲沒有？

嘉（低語）還好像有什麼人在海邊喊叫着呢。

穆（不注意她們的話繼續說着）還有西麥斯和他的父親，他那的生身的父親，都丟在一個黑夜裏，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們連一根棍子，一點蹤跡也不留在人間。還有巴赤是翻了船淹死的。那時我和巴特萊坐在這裏，他那時還祇一點點大，睡在我的膝頭上，我看見兩個女人，接着三個女人，四個女人走進來，劃着十字，一句話也不說。我一望外面的時候，看見有許多男人跟在他們後面，他們用半張紅帆布抬着一個東西，水從那裏面滴出來，一直滴到我們門口，——那天不是晴天嗎，娜拉？

〔她又停了停用手指着門。那門輕輕地打開，幾個老女人要進來，在門口劃十字。在舞台前面跪下，頭上披着紅的裙子。〕

穆（半在夢中，對嘉特璘。）這是巴赤呢，密凱爾呢，還是誰呢？

嘉 密凱爾在很遠的北邊尋着了屍體了，既然在那里尋着了，怎麼又會在這裡出現呢？

穆 海裏面漂着的年輕人的屍體不知有多少，他們怎麼能夠知道他們打撈的是密凱爾，或是別個像他的人呢，因為一個人在海裏浸了九天，又遇着這樣大的風，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也認不出他究竟是誰了。

嘉 可是娘啊，那真是密凱爾呢，因為他們從很遠的北邊把他幾件衣服送給我們了。

〔她伸手把密凱爾的衣物遞給穆利亞。穆徐徐起立，從她的手中取之。娜拉望外面。〕

娜 他們中間抬着一個東西，而且水從那

里滴下來，從那大石頭傍邊起滴成一線。

嘉（低聲向進來的女人們）是巴特萊嗎？

其中一女人 對哪，上帝安息他的靈魂。

〔兩個年輕的女人進來，推出桌子。幾個男子把巴特萊的屍體抬進來，放在一塊板上，蓋着一塊帆布，擱在桌上。〕

嘉（當他們做着的時候，她對那些女人。）他怎麼淹死的呢？

其中的一女人 那灰色的小馬把他踢下海的，在那起着大浪的白崖那邊打上岸來的。

〔穆利亞走過去跪在桌子頭前，女人們輕輕哭着，微微搖着他們的身體。嘉特璘和娜拉跪在桌子的那一頭。男人們跪在門的近傍。〕

穆（抬起頭來說話像沒有看見傍邊人似的）現在他們全都死了，海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對付我的了。……就是南方上颶風也好，或是你聽見東方上起了波浪，西方上也起了波浪，這兩種聲音合成

一片也好，或是那兩個浪頭互相打着也好。我可用不着爬起來啼哭，禱告了。現在我可不必在撒海祭後的黑夜裏，到下邊去取聖水了，而且當別的女人許要哭着的時候，我可不必耽心海面上是怎麼個樣子了。（對娜拉）給那聖水給我罷，娜拉；櫃子上還剩下一口口哩。

〔娜拉給聖水給她。〕

穆（把密凱爾的衣服蓋在巴特萊的腳上。把聖水洒在他身上。）我並不是不會替你向全能的上帝禱告，巴特萊啊。我並不是不會在黑夜裏替你禱告到你不知道我說些什麼；可是現在我可以大大地休息了，這確是時候了。卽算我們祇能吃一點點濕的麪粉，而且也許祇能吃一尾臭的魚，可是我可以大大的休息了，冬祭後的長夜裏我可以好好的睡了。

〔依然跪下，畫着十字，低聲做禱告。〕



嘉（對一老人）太陽一出來，請你和伊蒙給做一副棺材罷。我媽買了幾塊上等的白的木板子，可憐，他祇望密凱爾的屍體可以尋着呢，而且還有些剛蒸好的點心，你們做工的時候可以吃。

老人（望着木板）有釘子沒有呢？

嘉 那可沒有，科崙；我們沒有想到釘子。

另一男人 她老人家也看見做過不少的棺材了，她會忘記買釘子，也就太奇怪了。

嘉 她年紀老了，有點兒糊塗了。

[穆利亞很慢地又站起來在屍體傍邊展開密凱爾的衣服，把剩下的聖水全給洒上。]

娜（向嘉特璘細語）她現在平靜得多了，舒服得多了；可是密凱爾淹死的那天她不是由這里一直哭叫到泉水傍邊嗎。她痛密凱爾痛得厲害些，誰會想到呢？

嘉 (緩慢地清晰地) 老年人無論 什麼事情總是容易疲倦,而且他不是號哭了九天,使一家人都難過嗎?

穆 (把空杯倒置在桌子上 把雙手擺在巴特萊的腳上) 這一下可全都完了,一個也不剩了。全能的上帝請你保佑巴特萊的靈魂,密凱爾的靈魂,還有西麥斯和巴赤,史迭芬和尙恩的靈魂(低頭);還請他保佑我的靈魂,娜拉,和一切留在這世界的人們的靈魂。

[她停停,女人們的哭聲稍高起來,旋又低下去。]

穆 (繼續)密凱爾託着全能的上帝的福,也好好的葬在很遠的北邊了。巴特萊也會有一副用白木板做的好的棺材,當然也會深深地給他掘一座墳。我們還有什麼更大的奢望呢?沒有一個人可以長生不死的;我們應該滿足。

[她又跪下,幕徐徐下。]

最後的假面

Die Letzten Masken

—Von Arthur Schnitzler

# 最後的假面

## 人物

卡爾，拉迭馬赫爾(五十四歲) 新聞記者

福洛利安，雅貴爾特(二十八歲) 喜劇伶人

亞歷山大，外該斯特(五十五歲) 詩人

哈姆壽列格爾博士 } 維也納公醫院底醫生  
唐博士 }

幼麗亞涅，巴香達 看護婦

場所 維也納公醫院底特別室

時代 現代

〔公醫院內很小的一室，即所謂‘特別室’者是。這屋子與隣室底大病室連絡，其隔離處不用門而用葛布幔子。左手有一寢室。中央放一張長方形桌子，其上擺書籍，瓶子等物。椅子兩張，寢牀傍邊有懸肘椅。桌子上蠟燭燃着。〕

〔記者拉迭馬赫爾，五十歲以上，瘦得利害，頭髮鬍子全都灰白了。伏在懸肘椅子上閉着眼睛。伶人雅貴爾特，二十八歲左右，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像害着熱病似的。臉上剃得很光。也瘦得很。着葛布寢衣，有一種隨時把衣服弄皺的脾氣。看護巴香達，是個很肥胖，很溫厚的女子，年紀還輕。在桌上寫着什麼。〕

伶人（正揭開布幔，由釣燈底光朦朧地照着的貼隣底大病室出來走近看護婦。）你又在這裏用功嗎，巴香達小姐。

看護婦 啊呀，你又起來了嗎？讓先生看見了可了不得！請你快去睡罷。

伶人 用不着你說，我正想回頭好好地去睡哩。可是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沒有，美麗的姑

娘。自然，祇有幫助你打瞌睡可不敢領教。

看護婦（不理他）

伶人（悄悄地走到拉迭馬赫爾底傍邊）你看看這個人，巴香達小姐。——你看看這兒啊！

看護婦 什麼事呀？

伶人 我祇當這位先生早歸了天哩。

看護婦 這幾天還不會的。

伶人 真的嗎？真的嗎？——那麼，睡罷，幼麗亞涅，巴香達小姐。

看護婦 老是巴小姐，巴小姐的，我已經不是姑娘啦。

伶人 這就失禮得很！因為我還沒有拜見你的先生底光榮。

看護婦 我看你還是不拜見他的好呢。我們當家的是這個醫院裏搬死屍的工人。

伶人 啊呀，阿彌陀佛。那我可用不着他。

可是，巴太太！（很熱地）你看見今天下半年來看我的那個小姐沒有？

看護婦 吶，是那個戴紅帽子的不是？

伶人（很不耐地）“紅帽子”——“紅帽子”！你別小窺她，她也是我們的同行哩。——真是！去年還和我們同班——在啊爾密滋。那位小姐老是演情婦的，演她的配角底情郎的總是區區我。你瞧瞧我的臉兒，——你該明白了，用不着我仔細地說罷！不錯，我寫了一張明信片給她了。……就不過一張明信片——可是她馬上就跑來了。可見咱們唱戲的也還有些情義。並且她同我約好去的。她說有機會的時候，她可以把我的事情拜託那一個戲館裏的大老闆。……祇等由這裏放出去就馬上可以訂夏季的合同。由此觀之，就達到一種結論：——雖然是一個戴紅帽子的小姐，却不妨是個對朋友很懇切的人，巴太太！

(漸漸興奮，後至帶咳。)那位小姐一定會再來一次的，  
——下次來的時候非得叫她戴青帽子來不可。  
——因為巴太太說是最不喜歡紅色的。

看護婦 噓!別那樣大聲說話!這是大家睡覺的時間。(靜聽)

伶人 什麼事?

看護婦 一定是先生……?

[壁鐘響。]

伶人 到底是什麼時候了?

看護婦 九點鐘了。

伶人 今天晚上來看病的是誰呢?

看護婦 是哈姆壽列格爾博士罷。

伶人 啊，達克透，哈姆壽列格爾!他真是個堂堂的紳士。可就是太擺架子了。(拉迭馬赫爾醒了)先生，您好呀。

記者 (默然點首)



伶人（學着哈醫生的樣子）啊，拉迭馬赫爾先生，今天怎麼樣？（做脫下外套給看護婦的樣子）啊，巴女士對不起……謝謝。

看護婦（不覺失笑）學得真像呢。

伶人（用和剛纔不同的聲調，做從這個病牀，看到那個病牀的樣子。）沒有什麼別的不好過罷？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好——好——好……

看護婦 又在那裏學醫長先生哩。真想叫先生來看一看！

伶人 等一等，這還不算什麼。（忽然倒在椅子上。顏面爲着苦痛全歪了，眼睛也呆了。）

看護婦 啊呀，不得了，這一定是……

伶人（中止模擬）你猜這是誰？

看護婦 是十七號的。那個恩格思特爾不是——昨天死掉的那個蓋屋匠？真是別再學了。真是罪過哩。

伶人 不，巴太太，像吃咱們這碗飯的人，誰整到病院裏來頑？我入院以來可大有所得哩。

看護婦 先生來了。

[走到大病室那面去。她把幔子搵起，哈唐兩醫生由舞台裏面走出來。]

伶人 先生，我剛纔在這裡研究哩。

記者 哦？

伶人 醫院裏生活很能給咱們唱戲的一種有益的研究的材料。可是你說對於唱喜劇的就是耍丑的一點益處也沒有嗎？那可大大地不然！這就是我的新發見，先生！（傲然）世界上一切人底悲痛或是苦悶的臉上，用天才優伶底直覺力都很容易想見他歡喜底時候的笑容。比方這裏有一個臨死的人，我們看見他那快要懨氣的樣子就可以很明白地知道那個人身體好的時候若是對他說什麼有趣的笑話，他應該是一種怎麼

一種表情。這且別管他，可是您怎麼樣了，先生！  
拿出勇氣來啊！人若失掉了幽默可就完了。你瞧  
我罷，瞧我好哪！一個禮拜以前算是絕望了，這  
不單祇先生們這麼想，雖然也不是什麼很可悲  
觀的事，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活不久了！可是怎麼  
樣，現在我是了不得的健康，幸福，祇要再隔一  
個禮拜——這種藥氣薰人的公館我可不要住  
了！那麼一來，我病好之後第一次登臺演戲的時  
候一定有招待閣下的光榮的。（咳）

記者 承你的好意，謝謝。可是我已經不行  
了。

伶人 不過想起來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可  
思議。假令先生和我兩個人身體都好的時候，現  
在多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罷。

記者 爲什麼？

伶人 可不是嗎？我若身體好現在一定在

什麼地方唱戲。那麼先生也一定寫些劇評哪，什麼哪，來和我過不去。我的脾氣又是最聽不慣人家罵我的頑意兒的。可是妙得很，我們反倒成了這樣的好朋友。——怎麼樣了，先生，一個禮拜以前我不也是和你一樣的臉色嗎？

記者 那不同罷。

伶人 你看是不是好笑！總之咱們得振作些，先生！我到底爲什麼這樣健康起來了，您知道這個道理嗎？

記者 （凝視着伶人的臉）

伶人 您不必那樣仔細地望着人家罷。我也沒有耍什麼把戲。我不過能不去想那些憂愁的事。

記者 你怎麼能夠那樣呢？

伶人 這個很簡單。我對於我所恨的一切的人 心裏暗暗地罵他一個痛快。啊，那是何等

爽快的事，先生，你們是不會曉得的，真正舒服極了！還有死了之後，應該變鬼到那一個傢伙那裏去。——連這樣的事我都研究好了。——第一個要去顯魂的是在啊爾密滋底那個畜生。也是先生這樣的新聞記者。——真是我再也沒有看見那樣的壞蛋！其次就是老板那個傢伙。他說我不照脚本隨意編的詞兒不好，把我的薪水扣去一半去了。可是怎麼樣，那時候的看客們聽了我的詞兒都笑了。這併不是脚本好的緣故啊，這樣看起來就大大地酬我的勞也是應該的，老板那傢伙！他不獨不酬我的勞，反而扣我的薪水。……你瞧着罷！我一定要好好地嚇他一下。——是的，像我這樣人就到了天國也一定有相當的收入——或是被雇到那降神的地方也不愁沒有飯吃。

〔哈唐兩醫生登場，後隨着看護婦。〕

唐 (隨便穿着衣服的年紀還輕的男子。戴着帽，啣着沒有點火的 *Virginea* 香烟。) 哈姆壽列格爾君，請你別耽擱久了。

哈 (衣冠整肅的年輕男子，戴着夾鼻眼鏡。棕色的鬍子長滿頰頰。) 一會兒就完了。

唐 先一步到咖啡店去也好。

哈 快了。

伶人 先生，您好呀。

哈 您怎麼不上牀去就睡呢？(對看護婦) 巴香達！

伶人 我已經睡够了。先生！我心裏爽快極了。對不起，我這一趟登台，一定請先生……

哈 好好。(頗感興味地聽了一聽，旋即轉向別人。) 拉迭馬赫爾先生，怎麼樣了？

伶人 (對看護婦做鬼臉，學剛纔學過的這醫生的樣子。)

記者 不行得很，先生。

哈 (看枕邊的溫度表，看護婦拿燈照他。)三十九度四分！昨天不是到了四十度嗎？(看護婦點頭)總算好了些。那麼請睡罷。(要去)

記者 先生！

哈 有什麼事？

記者 先生，我還活得多久？

哈 您還得忍耐些纔好。

記者 不是那種意思。先生！我問什麼時候纔可以離開這苦惱的世界。

唐 (向着合子無心地翻閱書類)

哈 您說的是什麼？(對看護婦)吃了藥沒有？

巴 吃了，八點半的時候。

記者 先生，請您別把我當普通病人看待。真是對不起，先生……

哈 (稍帶厭煩，但不失懇切之情。)要放安靜些，放

安靜些！

記者 我祇要拜託您一句話，先生。(決心)  
我想知道我的病的真相。——因為我有不能  
不知道的理由。

哈 真相？——我確信——可是無論什麼  
人對於未來是不會曉得很正確的。——不過我  
想……

記者 先生——假若這時候我還剩下一件  
重大的工作，——一件可以左右別人運命的重  
大的事，……甚至關係我心的平和的，——臨終  
時候底心的平和的……

哈 可是，可是！請您詳細些告訴我罷？(漸懇  
切地)不過對不起，務請簡單一點。因為我還得去  
看兩個病房。假若就像這樣耽擱，那可……好，  
您說罷！

記者 先生，我有一個非見不可的人。



哈 那麼，你假若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何不寫封信給他呢？明天午後四點到五點之間無論見誰都不要緊。因為我想見見客是不妨事的。

記者 先生，那樣慢騰騰的怎麼趕得及，——恐怕是趕不及的。——我覺得是這樣。到了明天早晨恐怕什麼都完了。我今晚上非見見那個人不可。

哈 那怎麼辦得到。你爲什麼說出這樣不講道理的話呢？既有那樣緊要的事早幾天就該……

記者 (急)先生！你平常對我很好——我也覺得這種要求有些不近人情——不過，您想想罷，先生。一個人知道他是到了明後天就要給穿白的工人抬到那里去的人，覺得就稍爲愧顏的事，比普通人稍爲不講道理的事說說也不緊。

唐 哈姆壽列格爾君，怎麼回事？

哈 馬上就來了。——(稍帶燥急) 那麼究竟要怎麼樣呢?

記者 我非見一個朋友不可。就是外該斯特——亞歷山大,外該斯特。

哈 外該斯特?是那有名的詩人外該斯特嗎?

記者 是的。

哈 他是您的朋友嗎?

記者 曾經做過朋友的,曾經……從前的時候。

哈 那麼你寫一張明信片給他就得了。

記者 那怎麼來得及!就是他來了,我恐怕已經不在這裡了。我今晚非見他不可。——馬上就要……

哈 (決然) 拉先生!這是不可能的事。別再說了。(懇切地) 可是爲着使您安心我今晚去對外

該斯特先生說一聲罷。叫他明日無論什麼時候有工夫就來訪你。幸喜我也多少知道他，

記者 您知道外該斯特嗎，先生！（突然）那麼請您引他來，引他來！

哈 喂，喂，拉先生，我真是怎麼說好呢？  
……

記者（非常興奮）先生，我知道我太不客氣了。——可是您也是人呀。先生，您一定能以人情的解釋事物。和那些單知道器械的去判斷的人們應該大兩樣。——您知道的，先生——這裡有一個明天就得死的人。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今生今世唯一的希望。而您却站在那能滿足他這種希望的地位。……真是這是我一生的請求，先生，請您去一下罷，請您把他帶來罷。

哈（躊躇，看看錶。）好。——我到不要緊——這個時候——這真拜託得奇怪，您自己也仔細

想想罷。

記者 咳，先生，我很知道外該斯特的爲人。您祇要說你從前的朋友拉迭馬赫爾現在睡在普通病院快要死了，說想見你一面，——他決不會不響的——真是拜託拜託，先生，——您不過一投足之勞——可不是嗎？而在我，在我却是……

哈 是的。不錯。在我是不費什麼事的。不過在你——是呀，像你這樣的興奮，於您的病體很有妨礙。

記者 先生——先生，我也是個男子！早死點把鐘，遲死點把鐘，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哈 (撫慰) 咳咳！(想一想) 那麼，我去一下罷。

記者 (想要起身行禮)

哈 (制止之) 我可不能保證一定能把他帶

來。不過你的事體好像太重大了。——(病人又要行禮)不必客氣，不必客氣。(回頭)

唐 怎麼啦！

哈 唐君，得罪得很，我回來以前請你把病房看一看。應該沒有什麼變動——不過有兩個注射。——看護婦會對你說的。……

唐 好。可是究竟怎麼回事？

哈 妙的事情來了。這個可憐的人要我去請他的朋友來。好像有什麼很重大的事情似的。你猜他找的是誰？就是外該斯特，那個詩人。

唐 唔。因此你現在就去帶信了。你到底還是這病院裏的聽差呀什麼呢？咳，你真是爲人太好，大家都在利用你哩。

哈 不，這是各人所感的不同。在我看來，這種事情在我們的職務中是最有興味的部分。

唐 那也是一說。

哈 那麼你肯替我辦嗎？

唐 幹自然幹。那麼咖啡館今晚可去不成  
了？

哈 不，回頭就去。

〔兩醫生和看護婦退場。〕

伶人 (又進來) 先生：您和達克透幹嗎說這  
樣長的話？

記者 (興奮的結果，很快活地) 客要來了，客呀！

伶人 (感興味) 什麼？客？這個時候？這樣的  
半晚上？

記者 是呀，雅貴爾特君。——你注意的看  
罷。你們吃戲飯的作興又有所得。——你要把那  
個客仔細的觀察之後。……吓！(更興奮)我這幅眼  
睛要不看他一眼怎麼樣也死不了。——無論怎  
麼樣要看他一眼！給我一杯水喝，雅貴爾特君，  
——請你！(得水飲之甚多)多謝——多謝。是呀，活

到那時候是沒有問題的罷。……(憂慮的樣子)可是他若是來了,他要是來了……

伶人 您到底說的是那一個?

記者 (獨語) 寫一封信給他?……不,信濟得什麼事。……是呀。我非見他一面不可。——在此地,和我相對,眼對着眼,頭碰着頭。——啊!……

伶人 (憂之) 先生,先生!

記者 別着急——着急是沒有用的,我心裏反而覺得爽快得很。因為我覺得死是不算什麼了。……祇要看得他一眼死掉了也沒有什麼。……吓,福洛利安,雅貴爾特君,我應該怎麼樣感謝你呢?

伶人 (驚) 爲什麼?

記者 我總想怎麼樣表示我的感謝。實在是虧着你纔想到的。——真是我定你做我的相

續人罷。抽屜的鎖匙在這個褥子底下吓。——你一定以為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罷。——可是誰曉得，也許裏面有意想不到的東西哩。……也許裏面藏着什麼了不得的傑作呢！……我的心裏好像舒暢起來了。——真是……像這樣子我再要健康起來也說不定哩！

伶人 一定會好的！

記者 我要是好了——我發下誓罷，我祇等一離開病院，我就要捲土重來地幹起來。——是呀，我一定再幹起來。

伶人 幹什麼呢？

記者 奮鬥——自然是要奮鬥！我又要幹起來看看。因為我不見得就是無用之材。——我敢說。我還不算怎麼樣老朽了。——五十四……但凡身體好，算得了什麼？我也是個堂堂的男子。雅貴爾特君——我也是一個堂堂的男子。你相



信我罷。我不過運氣很壞。我和那些高高在上拿眼角看人家的東西，有什麼地方不同？咳，雅君——我并非不能和那些僅爲着運氣好以爲自己了不得的自滿的東西競爭。（譫語似的）祇等他一來……祇等他一來……我求你，天阿，你雖然五十四年間把我丟棄了。至少請在這最後的十五分鐘，給我以充分的力量，使我能盡量地復仇，叫他顏色沮喪，啞口無言。他一生志得意滿自以爲是了不得的人。現在請讓我看他在我的面前抬不起頭來，……雅貴爾持君，我現在等着人就是我從前的朋友。並且在二十五年前——不，就是在二十年前——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本來最初我們兩個人是由共通的出發點出發的。——不過後來兩人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去了。——他一天天跑上那顯達的那一途。我却一天天潦倒起來。到了今天已經有天淵之隔了。他錢也

積得不少，成了一個很有名的詩人。——我却過的是窮新聞記者的生活，還困頓在這樣的病院裏。——可是這算得了什麼，算得了什麼——把他化成齏粉的時候來了。……我一定幹給你看！他若是來了，他若是來了！我知道，雅貴爾特君，今天午後聽說你的愛人來了。——可是等愛人不來的熱情比起我這等候那恨，恨，恨了一世却一次也不曾有過把這憤恨之情吐露出來的機會的人底那種心理簡直不成比較。

伶人 可是先生，您好像太興奮了，先生！——回頭，你嗓子要啞的。

記者 那用不着你操心。——祇要他來嗓子總是好的。

伶人 不見得罷！——先生，拉迭馬赫爾先生，我有一個主意，咱們倆何不把他練習好呢？不，先生，這決不是笑話。在這一點區區倒很懂

得，用不着說最要緊的是這個話應該怎麼說好。是不是？比方你這麼說：‘你是個可鄙的人，我恨你。’——你猜怎麼着，就像蝦蟆臉上潑水驚都不驚。他心裏恐怕還這麼想罷。——“你愛罵儘管罵。發熱到三十九度睡在這樣艱難的屋子裏。反正我那時候是舒舒服服地在街上散步的，一面還抽着雪茄呢。”——他還要暗暗地笑你呢。

記者 我也不會那樣的說。我是安排這麼說的，——“一個人被別人看不起，有時候也可以自慰。不過他若是一生一世被他所最愛的人們看作最可恥笑的東西，可到底沒有法子忍耐了。”……

伶人 對哪對哪。用這個調子說罷。用這個調子，你當我是你從前的朋友，我站在這裡。你當我是一匯口袋裏滿裝着錢，腦筋裏滿裝着空想的幸福的詩人。（做戲）‘喂，拉君，我來了！聽

說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好，說罷。”——好，還有呢，……

記者（漸漸像真的一樣，變成粗笨的調子。）不錯，我把你叫來的，可是並不是因為想起昔日的交情叫你來告最後的別的。——因為我想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告訴你一句話，纔叫你來的。

伶人（一面做戲）“你完全好像拷問我一樣呢。喂，老兄，你到底想告訴我一句什麼話呢？”——好，好，還有呢！

記者 你難道以為你是比我強得多的人嗎？——我們兩個人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像我們這種沒有什麼出息的人還比什麼高低。你以為了不得不過是你的自負，你的迷妄罷了。你的名聲麼？那樣的東西在你死後的第二天就不過一堆給風吹跑的破報紙。你的朋友麼？不是那些在成功之前四脚爬着的諂媚之徒，就是祇

要你一轉臉，就捻着拳想要打你的嫉妒的東西，要不然就是些最宜於亂捧你這樣的小人的蠢東西。——可是你也沒有那樣忠厚說平時會完全注意不到。我並不是單爲告訴你這樣的事纔特別把你拖來的。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也許是很可鄙的。——可是說我可鄙也好，什麼也好，在我這樣連自己愧悔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時間都沒有的快要死的人一點也不感痛癢。這是你們這種健康的人怎麼樣也不會理解的心理。（起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當着你的面喊醒你。尤其是近年屢次在路上遇見你，聽了你的閑話的時候。朋友呀！看穿了你的赤條條的真價的決不止我一個。——你所愛的你那太太就是比你所想的更理解你的人。而且在二十年前已經完全把你看透了。——就是在你那年紀最輕風頭最健的時代。——是呀，確實看透了。——比誰都清楚

這件事的就是我。……這是當然的，因為你的太太有兩年之間是我的愛人。他每逢對於你那種荒謬和空虛失望的時候，好幾十趟跑到我那裏來，想要兩個人一塊逃到什麼地方去。可是我是貧窮，你那太太又是胆小，因此纔沒有法子，媽媽虎虎，同你一道住着，一直把你欺騙到今天！因為這樣做，於我們兩個人都便利些呀。

伶人 “啊！不幸的人喲，你別瞎說罷！”

記者 我瞎說？（像驚覺了似的）啊！不錯，是你啊！雅貴爾特君，鑰匙不在你那兒嗎？他若不相信我的話的時候——桌子的抽屜裏還放着他太太寫來的信。你是我的遺囑執行人，本來我那抽屜裏還擱着各種更貴重的東西，——那些東西祇等我死後，一定就發生價值，——是呀，我死了之後一定大家都要鬧起來，猶其假令大家知道我死得這樣可憐的時候。——我真是窮苦了

一世。到臨死的時候，還是這個樣子。我的墓前將來一定有誰演說的，你注意去聽聽，——對於義務的忠實，——才能的卓越，——為職業的犧牲，……一定有這些話的。是呀，一定是這樣的。雅貴爾特君，本來最初我就做了職業的犧牲。我現在為什麼死在這裏的，你知道嗎？你難道以為我是因着這用拉丁文寫在體溫表上的病名死的嗎？那可完全錯了！我是因着為謀一個位置不能不向自己所輕蔑的人低頭的那種“憤慨”死的。——因着圖免飢餓，不能不寫自己所不願意寫的東西的那種受不了‘不快’而死的。——同時因着不能不為着那最可鄙的掠奪者，寫那種便於他暗地裏榨取別人金錢的東西，甚至得到用自己的才能來幫助他的那種‘憤怒’而死的。自然我也沒有訴苦的道理，他們被大家輕蔑，被大家憎惡的時候我自己也一道被人憎惡，這種紅利

確實分到了。——而且除了輕蔑與憎惡之外，什麼報酬也不會得到。

看護婦（登場）先生來了。

記者（一驚）一個人？

看護婦 不，還同着另一位先生來了。

記者（感謝不盡之狀）

伶人 好，放大胆些，先生！這樣的好戲我  
看不到真是可惜。……〔悄然而出〕

〔哈醫生借詩人外談斯特特。〕

哈 好了，就是這裡。

詩人（五十五歲左右，丰采堂堂，比真年紀要顯得少些。半白的鬚，黑的外套，拿着手杖。）哦——這裡嗎？（向拉迭馬赫爾誠意地）拉迭馬赫爾君——這不是夢嗎！拉迭馬赫爾君——在這樣的地方和你見面！咳，朋友！

記者 你來得好！



哈 (以眼示意看護婦搬椅子給外該斯特。) 失禮得很。外該斯特先生，我以醫生的義務得請你和他的談話不能超過十五分鐘。很對不起，到了時間，我就來陪你上那兒去。

詩人 多謝，一切都費了你的心。

哈 說那兒的話，我纔得謝謝你呢。……那樣不近情的請你，承你這樣懇切地……

詩人 (制之) 不，不……

哈 那麼，拉迭馬赫爾先生，我回頭就來，(以醫生似的親切教他別太興奮了。又和看護婦說了幾句話，兩人一道出去了。)

詩人 (看護婦早替他脫過大衣了。坐在椅子上，非常親切的，表現衷心的誠實。) 喂，拉迭馬赫爾君。你爲什麼會要到這樣的地方——病院裏來呢？

記者 不，我在這里很滿足，因爲他們招待得我很好。

詩人 是呀，你很幸福，恰遇着了好人。哈君雖然年輕却是個很能幹的醫生，尤其難得的，他是個很好的人。自然，把一個人由職務上的人物離開來看，也是很好笑的。這且別題，——你不要誤解——爲什麼你在這種時候絕不想到有我的存在呢？

記者 可是我怎麼好？……

詩人 你把你早年的朋友忘記多年了。可是又何妨想到我呢？在這種時候我爲着你無論什麼……

記者 請你別說那樣的話，請你……

詩人 那麼就不說了罷，因爲我決不是那種意思說的。可是現在也決不過遲。——哈君也說過，病要好起來，不過時間的問題，看護的方法問題。隔了兩三個禮拜就可退院。關於轉地療養的事……

記者 現在已經不是那種問題了。

詩人 這就是憂鬱症了。哈君也這麼說的——實在。(也不避開注視着他的拉的眼光)你叫我來，據說還有什麼話說。哦，你說給我聽罷。你爲什麼笑呢？——哦，不是的。是蠟燭的光，這裏還用着這樣古式的燭哩。——好：說給我聽罷。像這樣子，回頭一定要被哈君這麼說，你把規定的十五分鐘的最初五分鐘一點也沒有作什麼用？那麼，有什麼話呢？

記者 (前此有多少次口欲言而囁嚅。這時也是如此。但再守沈默——少停。)

詩人 你後來到底怎麼過的呢？唔，我這話問的太拙了。實在這話很不好說。單就表面看來，人家一定以爲我是很幸福的人。可是實在把事物真正恰當地解釋的時候——誰感得更多的幻滅呢？那反是那在表面上顯得比較成功的人。這

話好像是詭辯，而事實如此。——因為是你我不妨說句良心話，……始終是爭鬥——憂慮。我不知道你對於近日文壇運動曾仔細研究過沒有……現在他們都把我目標在總攻擊。——誰嗎？就是那般年輕的傢伙！你想想罷。我們在十年前也是年輕的人。現在那般傢伙却想集攏來把我從現在的位置拖下去。……你讀讀近來的新評論罷，好像故意去求不愉快似的。有的在嘲笑，有的根本想來推翻我。真是厲害極了。我自問一生忠實地工作了，努力了，至少盡了我的最善。——可是現在……啊！你一點也不曾經驗過這樣討厭的心緒，真是幸福。倘若今天我能够選擇自己生活的方針。——今天能夠重新開始的生涯……

記者 那麼你怎麼樣呢？

詩人 我想做一個鄉下的農夫，或是牧羊人，或是北極探險家！——咳什麼都好！——祇要

不是文學。可是我也不是個那樣不中用的人。

記者（露着妙的微笑）那麼難道你要到北極去探險嗎？

詩人 不，可是在這個季節(Season)我想發表一個新曲，給你看啊！一定給你看！我也是不輸給人家的。瞧着罷！瞧着罷！——幹得好的時候一定請你看，一定送票子給你，我現在就同你約好罷。固然你們的報紙對於我的作品好像從來不會加以注意，是呀，我近來的作品，兩個都給抹煞了。可是你和這件事情，當然沒有關係。這都說的是些何等沒有關係的事。好，這一下可對我說了罷。你到底安排說什麼呢？若是不能高聲說話……我靠近些也不要緊。——唔，……（停）我的內人會怎麼樣驚異，她要聽得從前的朋友拉迭馬赫爾君進了普通病院的時候。……你的倔強，拉迭馬赫爾君，你那種沒有法辦的倔強……

咳，這樣的話別說了罷。可是，內人現在不住在維也納了。——住在亞巴察那邊。老是身體不好。

記者 沒有什麼大病罷。

詩人（握着他的手）是呀，幸喜還沒有。她若是有了什麼重病，那我可完了，實在我虧着她纔能把我自己，——對於自己的信仰挽回來，就在那自信也沒有了，創作的氣力，生活的興味，一切全要失掉了的時候。年紀越大，越痛感着我同她是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真的結合。何以呢？因為孩子這東西……咳，真是……

記者 孩子們？……令郎令媛們怎麼樣了？

詩人 女孩子已經結婚了。我已經有兩個外孫了。雖說我還不現得那樣老。還有兒子——兒子，——現在當了志願兵——他在外面借下不少的債了——近來還鬧出同一個叫華倫斯契

爾希的男爵 決鬥的亂子——爲着一個女人的事。……真是，拉君，老是這樣的胡鬧，人就是這樣子一年年老去的，人的一生也就是這樣子過去的。

記者 是呀，是呀。(停)

詩人 好，時間快完了。我一直等著你。你到底是什麼話呢？但凡你所望的事情無論什麼事情……假如到康可迭亞那里去拜託他什麼也可以的時候。——或是做你病好了之後的準備到“新日”編輯所去商量……或是——雖然說這樣的話也許你要生氣——關於經濟的事有用得着我的時候。……

記者 多謝，好了，好了！我什麼也不要，什麼也，我僅僅想見你一面纔死。外君，——沒有別的話了。(向他伸手)

詩人 哦！你這種意思真使人高興。——將

你健康恢復了之後，我像從前一樣常常……  
不好。

[苦的沉默 隣室 Second 聲。]

哈 (登場) 好，來了。我沒有那樣準照着時候罷？

詩人 (起立。安了心的樣子。) 是：話已經完了。

哈 好極了。那麼病人也多心了罷！

記者 (點頭) 多謝。

詩人 那麼，再見了。拉君！但凡醫生允許的時候，兩三天之內又來看你。

哈 是的。我吩咐着罷。但凡是你無論什麼時候……

詩人 不，不必對我特別……

哈 巴香達！

看護婦 (拿外套與外該斯特)

詩人 那麼，少陪了。好好的保重。心裏別



煩惱。(同哈走到垂帘那里)

伶人 (由垂帘後登場) 先生, 剛纔對不住!

哈 您怎麼了? 還不睡覺麼?

詩人 這人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一直  
不可思議地老盯着我。

哈 是個唱戲的, 很可憐。

詩人 哦。

哈 至遲在一個禮拜以內要葬在土裏面的  
人。可是他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還是那樣的快  
活。

詩人 哦。

〔外該斯特與福洛利安四目相射。〕

哈 因此我想對於這個人用不着十分的去  
拘束他。叫一個要死的人去守規則——這完全  
是無意味的事。

詩人 真是。——因着這種機會, 和你更加

相熟，能夠參觀你的工作狀態是非常高興的事。此外在種種地方都非常有興味。

哈 我問你這樣的事好像不該，可是你和你的朋友談話真是那樣重大麼？

詩人 那里，一點也不重大。我們從前是非常親密的，因此他想再見我一面『死。……就是這件事，可是因為見了我好像是安定得多了。（將行）

看護婦 先生，慢走！

詩人 啊，不錯。（給小費與看護婦）

〔哈與外退場，看護婦也隨着退場。〕

伶人 （隨即向拉）這纔怪，你怎麼啦？那傢伙的確是很長於抑制感情使他不顯在臉上。我對於人的相貌，自問頗有研究——祇有那傢伙單止看他的顏色完全不知道。你說到那件事的時候，他是怎麼個樣子？

記者 (不答) 明天還得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是多麼可憐啊!

伶人 先生,先生!究竟怎麼回事?桌子的抽屜的鑰匙怎麼樣呢?

記者 (醒了似的) 桌子上的?隨你怎麼辦罷。那樣的東西給燒了罷!

伶人 還有你那些什麼貴重的東西呢?你的什麼傑作呢?

記者 傑作?即算……有什麼‘後世’,那都是活着的人們所有的。(像預言卷一樣)那個人現在到了樓下了,——在樹蔭下走着,——通過大門,——現在到了街上。——街燈亮着,——馬車過着,——行人走着,——那邊也有人來,……這邊也有人去。……(慢慢起來)

伶人 先生,先生 (拚命的凝視着)

記者 我抓了他幹什麼呢?他的幸福和我

有什麼關係？他的憂慮也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同他有什麼話說？有什麼？（抓着伶人的手）我們到底和明日還活在世上的人們有什麼關係？

伶人（憂慮）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  
巴太太！

看護婦（携燈登場）

記者（摔開伶人的手）巴太太，請你吹黑罷——  
——我已經不要光明了……（倒在椅子上）

伶人（在垂帘那里兩手抓着帘子向看護婦）恐怕是  
臨終了罷！

——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826B

校号 1



1608914

上海图书馆藏书